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平南 第九回 孫總兵有心陷將 楊文廣不意拿奸

詩曰： 背主忘恩孫總兵，因將宿怨叛朝廷。

欺君誤國奸臣事，千載臭名洗不清。

當下張忠、劉慶見此處不是茅庵，乃一間無香無火的古廟，上面舊牌匾隱隱有“星君廟”三字。又見神案上面有一柬，二人拾起一看，上寫著：

人情杯酒休貪戀，太白星君贈偈言。

二人看罷，方知昨夜道士，乃太白星君，就是此神像，二人倒身下拜，謝神聖指示。出了廟門首，乃平街大道，居民、店舖稠密，但不知此是何方。一問土民，方知此處乃湖廣地面辰州府，近襄陽城，與河南汴京交界，回朝十餘天可到。二人歡喜不盡，皆得星君庇護之力。

二人一路行走，談談說說，不覺到了襄陽城。城中有一總兵把守，此人姓孫名振，乃兵部尚書孫秀之侄，借叔父勢力做了總兵武職，聖上調他鎮守襄陽城。自狄青取了珍珠旗，回朝參倒了龐國丈，拿了孫秀一同斬首。這孫振借著朝內一權臣馮拯之勢——他官居吏部，赫赫有權，人人遵仰。孫振是他女婿，故孫秀被誅，他虧得丈人在內扶持，幸而漏網，不曾被參。但是他賊心不改，狠毒為人，一心恨著狄青，屢思報仇。料想他如今勢大封王，不能下手。此日正在關中安逸無事，忽有守兵報知劉、張二人回朝取救兵之事，孫振聽了一想，說道：“我日夜思量與叔父太師報仇，今日既有此機會，何不將他二人用酒灌醉，囚禁住了，狄青團於山洞之中，糧草一斷，豈不餓死了他？如此方消我恨也。”說罷，吩咐大開關門，出來迎接。

二人一同進了關中帥堂，分賓主坐下，孫振故問來意緣由道：“二人將軍奉旨征南，到此何事？莫不是得勝班師麼？”二人見問，將回朝取救之事，一一說知。孫振聽了說：“原來如此。二位將軍如此勞苦，肚中必然飢餓了。”吩咐家丁擺上酒席，說：“二位將軍，淡酒粗饈，休嫌簡慢，請用數杯如何？”二人說：“總兵大人那裏話！我弟兄叨擾，實不該當。但我二人公務在身，酒不敢用的。”孫振說：“二位將軍一路回來，關山跋涉，勞苦不堪。略飲幾杯，以消悶懷，安息一宵，明早起程，豈不為美？況今在於下官處吃酒，也何妨？莫不是嫌下官恭敬不周麼？”原來二人也是好酒之徒，劉慶為最，只因太白星君囑咐他不要貪酒，有些靈異，是以初時推卻。今見擺上香噴噴的佳饈，撲鼻香的美酒，此時二人又見孫振如此謙恭，蜜語甜言，便說：“總兵大人，你言重了，我兄弟二人哪敢當。”劉慶又說：“既承美意，吃數杯吧。”張忠見劉慶早已允了，也不阻攔，隨即坐下。這張、劉二人不聽星君指示，貪著杯中酒之趣，狄青眾將兵多受五六個月之難，後來十五萬人馬死了一半在山洞中。這是劫數難逃，深屬可憫。

當時這奸臣只竭意奉敬，杯杯殷勤敬勸，二人只因一日爬山越嶺，身體勞倦，見酒豈有不貪的？孫振勸上一杯吃一杯，二人飲開胃腸，哪裏還記著星君偈言？初時略忍，待孫振相勸，後來吃了多少杯，大呼小葉“拿酒來”。孫振只命人更換大杯，二人不分好歹，只吃得大醉，人事不知。孫振大悅，吩咐眾家丁將二人細綁起來。家丁領命，上前把二人捆得緊固。二人因酒大醉，全然不知。孫振又令家丁把二人本章搜出來，拆開在燈下觀看，洋洋喜色。看畢了，又恐怕二人氣力狠大，即加鐵索監禁牢獄。是夜，又修本一道，劾奏狄青自提兵到邊廷將已一載，按兵不動，妄差人回朝奏捷。今劉慶、張忠私自逃回，已經被拿收禁，候旨發落。另寫密書一封，托岳丈馮太尉在聖上前如此如此，兩路夾攻，方雪得胸中之恨。是晚，將本章一道封書，外加密書一封，差心腹家將二名，連夜趕上汴京，不表。

又言劉慶、張忠二人睡到五更天，酒醉已醒，方覺渾身被捆了。又見四面陰風慘慘，垣上一燈，半明半滅，耳邊只聞鐵鏈聲。定睛細看，兩旁都是犯罪之人，二人大驚。張忠說：“不好了！我們昨夜在關中吃酒，今日網綁到牢獄中，眼見得上當了。”劉慶說：“張賢弟，孫振這賊要陷害我二人，如今不能回朝取救，元帥與眾人性命休矣。皆因我二人違背了太白星君所贈偈言，吃醉了酒，故有此禍耳。”當下弟兄惱悔，懷憤大罵：“孫振好賊！我二人無罪被你囚禁，陷害無辜，有誤軍機大事，倘朝廷一知，只怕誅戮你全家。”不表二人痛罵。

再說孫振的家人領了本章密書，前往汴京，不分日夜行程，十數天方到。經過開封府，進了大城，跑走不遠，只見前面遠遠鳴鑼呼喝之聲喧振不絕，金瓜月斧多少金牌，文武棍不斷而來。八對看馬，數道清旗，行道之人俱閃避一旁。孫振家丁二人只得跳下馬，立在一旁。只見馬旗完後，尚有許多兵丁護擁著一位年少小將軍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威儀堂堂，十分威武，戎裝武扮。二人看罷說：“好一員小將，果然生得威武！看來武職不小，一定是王侯家的小將軍了。”

當下二人因要上本，聽候他耐久了，只因街道寬闊，不上馬在街旁而走，只見護隨小將一人拿著一根槍，剛剛與兩個家丁對撞。槍頭打著馬頭，這馬咆哮一聲就驚跳起來，四蹄跑開數尺。也是該當奸謀敗露，這馬向著楊文廣的馬前一撞，擁護之人呼喝狂罵。楊文廣見有人撞他馬道，也覺大怒，喝道：“好膽大的人，闖道麼？”兩個家人慌張著急雙膝跪下，說：“小人乃襄陽城總兵孫振的家將，奉了主命到京中上本章。只因坐馬不熟，一時錯撞，誤犯虎威，小人罪該萬死！望乞寬恕。”楊文廣說：“你既是孫振家人，上什麼本，因何如此魯莽？說得明白，饒你便了。倘含糊一字，活活打死，你家總兵奈何本官不得！”兩個家人聽了，呆想一會，便改口道：“小的奉命來不是上本，乃送總兵與馮大尉的家書。”此家人上前慌張錯說上本二字，不知臨行時孫振囑咐千祈，不可與別人知道上本。今見小將盤潔，故改口說與馮太尉家書。楊將軍聽了，冷笑說道：“你初說上本，今見復問，因何說投家書？一時間兩樣言詞，分明胡說可疑！”吩咐左右搜他身上，可有什麼夾帶東西否？原來楊文廣叫人搜他身上是虛嚇二人，看他如何光景。二人聽說要搜他身上，猶恐洩出本章密書的機關，十分著急，面目失色，將頭叩不住，口呼：“王爺，小人豈敢大膽說謊？果是奉命寄書的，不是上本。一時錯說了，望乞饒恕小人之罪！”楊將軍聽他言語慌張，面上失色，聽說搜，他手貼胸膛，其中必有詐弊，再喝手下快搜來。家將十餘名答應，一齊上前將二人扭住，兩個家丁驚得面如土色，兩手緊抱胸膛，大呼：“你倚王侯勢力欺凌下屬，胡行打搶，難道朝廷就無律法，由人亂搶的？”眾家人不由分說，眾家將大喝：“快搜，休要聽他！”眾人撥開衣服，懷內果有本章密書，一齊呈上。楊將軍接上，冷笑一聲說：“原來是孫振與馮大尉的密書，我想這個奸險小人做出什麼好事來？不是私通南蠻，定是陷害大臣。我有個道理，此私書信又不可獨自開看，不若將二人帶到開封府，當著包公拆開此書，一同觀看便了。”原來孫振二個家人，一名李四，一名王受，二人分辯不脫，帶著驚慌，只隨著眾人同走。一路行來，已到了包爺門首，令人通報。

這包爺正上朝回來，在書房觀看各處的文書，見眾將報說無佞府的楊將軍在外相見，包爺聽了，起位吩咐開中門，請進後堂相見。楊文廣卻不從中門進，卻往角門而入進內，只見包爺雙手拱立而迎。這楊文廣因何不從中門而進，卻從角門而來？他雖是功臣之後，因襲封王，不過一位將軍之職，況且年少晚輩，是以在角門而進，乃是尊敬前輩之禮。但不知這楊文廣見包公，將二人如何發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